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我家有女初長成

范模士 著

15
9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/

我家有女初長成

范模士 著

主 編 司馬攻

責任編輯 白 翎 洪 林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我家有女初長成

ลูกสาวของฉัน

作者 范模士

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

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

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

開本 787 X 960

2000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4 - 87736 - 7 - 1

定價：泰幣 30 銖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

司馬攻

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。八十多年來，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，泰華作者在不太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，自強不息。

六十年代以前，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獲。作品在報刊發表後，心願已足，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。

七十年代後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，以及“世界華文文學”錫議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，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，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。

十多年來，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，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。

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，為數也相當可觀。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，出版了不少書刊，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。到目前為止，泰華還沒

11/11/465/07

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。

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，作者多，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，實難下定論。

爲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，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。因此，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2000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，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的作者包括老、中、青。內容以短篇小說、微型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新詩、譯作爲主。

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，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以精簡爲編輯綱要，以輕巧爲叢書樣式。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，差錯、匱缺實屬難免。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，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，來填補這個泰華第一個以個人集子聚成的文叢的不足。

2000年10月2日于曼谷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

顧問： 吳 佟 胡惠南

主 編： 司馬攻

副主編： 夢 莉

編 委： 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

白 翎 黎 毅 洪 林

老 羊 倪長遊 曾 心

陳 靜 林 牧 子 帆

陳小民 鄭若瑟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書目

荔枝奴	司馬攻	黑本子與紅葉	陳小民
在水之濱	夢 莉	龍城河畔	若 萍
海憶	陳博文	小木船的傳說	藍 燄
20 世紀泰華掌故	胡惠南	畫龍壁	李少儒
這裡的夜靜悄悄	白 翎	淑德在儒修	修 朝
春遲	黎 毅	心花朵朵	莊 牧
狗精傳	倪長遊	我家有女初長成	范模士
橋	老 羊	山洪	沈逸文
故鄉水情悠悠長	洪 林	情系故土	劉助橋
奇石	馬 凡	一手沒公開資料	林文輝
一罐老菜脯	曾 心	三朵花	毛 草
大山的足印	林 牧	紅木片	夏 煌
畫霧	子 帆	歸宿	
嬖根苦果 5.	林光輝	偷香	
岔道口	劉 揚	置彈	
情結	鄭若瑟	問惺	

1336.15
S819

目 錄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…………… 司馬攻

微型小說

倒頭唸……………	1
窮追劫匪……………	2
半斤八兩……………	4
互不告訴……………	7
誰的過失……………	9
名牌……………	11
餅干與肥皂……………	14
兩隻手指……………	17
到處留名……………	20
護花使者……………	23
避吉趨兇……………	26
視人量屁……………	29
忘了帶錢……………	32
喇叭口……………	36

以牙還牙.....	39
富得合理.....	42
他是誰.....	44
何仙姑.....	48

散 文

嘉誠堂.....	53
小說與炒茶.....	55
下雨了！.....	57
到處是春.....	59
饒瓦子的“瓦”.....	64
我家有女初長成.....	70
小猴兒的“傑作”.....	74

詩 歌

嚴重的抉擇.....	79
遊開元寺.....	81
點亮了小小心靈.....	83
抹不去的離愁.....	84
望瘦了一彎秋月.....	85
旋風的故事.....	87
讓我擁有一個夢.....	88
秋.....	90

倒頭唸

林清智小時因家境窮，沒上過學堂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文盲。

不識字，學有一技之長，也可適應生活。清智隨師三年，成爲一個木匠，手藝倒還不錯。

瞎子忌白點，癲瘋忌紅點。清智最怕人家說他不識字。人家說他文盲，他就不服氣地拿起筆來寫著林清智三個字給你看，表示他並不是不識字。林清智三個字是他父親教他寫的，至今還牢牢記著，想不到可以派上用場。

林清智爲了裝得像有文化的人，衣服穿得鮮活整齊，衣袋上還插著三支筆。自己又做了一個書櫥，陳列著到書店買來的不知道什麼書的書，表示他是一個喝墨汁多的人。

在公共場合的時候，他也喜歡做做表現。一日，他乘火車的時候，拿著一本小冊子專注的看著。一位乘客從他旁邊走過，對他說：“嘿，你的書顛倒了。”

“我是純熟到可以倒頭唸哩！”清智不悅地說。

窮追劫匪

中午，一間夫妻檔的雜貨店被劫。

店主陳開誠即打了一九一報警，他的妻子卻站在門口叫嚷著，看著兩個劫匪騎著摩托車飛跑去了。

一會兒，警車來到了店前，跳下了幾個警察，看樣子煞是緊張。

一個問：來了幾個劫匪？

一個問：被劫去了什麼東西？

一個問：被劫去了幾多錢？

一個問：他們是什麼模樣的？

七嘴八舌，指手劃腳。

“你們給我快點去追劫匪，要問等一下再問好不好？”開誠的妻子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

“我們是人民警察，一定要追劫匪。”其中一個似乎是做隊長的回答得很干脆。不過，他卻伸手開了雪櫃，拿出啤酒來，不待主人的點頭，自己就拔了瓶

蓋，喝了起來，“我口乾了，讓我喝點啤酒吧。”

一個人飲；二個人飲；三個人飲……

一支；二支；三支；四支……

過了不知什麼時候了，那個帶頭喝啤酒的說：“快點，我們該去追劫匪了。”說罷，幾個人便隨他上車。

望著他們的背影，陳開誠的妻子罵著：“呸，鬧到了這個時候，還想去追個鬼麼？”

開誠說：“也許他們是怕死吧，才故意拖延。”

“嘿！他們的啤酒錢尚未付還哩！”他妻子一時想起來。

“算了吧！算我們行正衰運。”陳開誠擺著一付無可奈何的樣子。

半斤八兩

張明明與李清清是對手親翁，一個住京都；另一個則住吞府，各處一區，因路遠和塞車的緣故，平時甚少往來。

某日，張明明因事到吞府那邊，到了將近中午，覺得肚子裡隱隱有點餓了，便想起了住於附近的對手親翁來。他想，“何不到他家掛頓飯吃，省得花費。”

想到做到，張明明搭上巴士，直奔李府來了。

到了門前，正想伸手敲門，卻覺得這樣空腳白手，不帶點手信上親戚家的門子，實在不好意思，於是把手縮了回來，走到街邊的青果攤買了二粒柑，叫小販包起來。

“送人的？”小販問。

“送給親戚。”

“二粒不會嫌少了點？起碼要一斤才像樣。”

“酒薄人情厚，有禮人不嫌。”明明嘴裡是這麼

回答，心裡卻怨恨這個小販，真是多管閒事。

到了李府家裡，彼此呼應了幾句，張明明就把手信放在桌上。

“二粒發財柑給你發財。”

“不用客氣啦，何必破費。”李清清心裡卻在罵：

“你也太精了，二粒寒酸柑就想換頓吃的，沒那麼便宜。

張明明是一個出名的吝嗇鬼，李清清卻是一個地道的守財奴，半斤八兩，彼此都難得佔誰的便宜。

看看時間是搭在十二點了，清清只顧東拉西扯談著話，連水也不請喝。

明明故意揚起左手，看著手錶，大聲說：“哎呀！時間過得真快呀，又是午時啦！”

清清明白明明的話是要他請吃飯的意思，便堆著笑臉說：“爲了減肥，我已很久沒吃午飯了，要不，該留你吃頓飯呢！”

看看搭不到頓飯，又肚子餓得發慌，明明不得不告辭出來。

明明走後，清清便走到廚房，準備吃飯去了，不料門鈴又響了起來。

門一打開，只見明明走了進來，邊說邊走到放著兩粒柑的桌子上去：“王嬸托我代買兩粒柑，剛才放

在桌子，臨走卻忘記拿回去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說著提起柑就走了。

明明心裡嘀咕著：“搭不到你頓飯，你也休想要我兩粒柑。”

互不告訴

吳少海一早起來，又向他的母親要錢，說要與同學一同去游泳。錢要過手之後，便拿了游泳衣，放在書包裡面，搭在背後就出門了。

今天是星期天。每逢星期天，吳少海都說要去游泳，做母親的當然答應，俗語說：“教仔泅水，勿教仔攀樹”。因為攀樹會跌死人，泅水卻可救人也可救自己。

少海的父親叫裕和，他也喜歡游泳，不過，他游的是浴室裡面的浴缸。泰國美女，出名的溫柔，躺在溫柔鄉裡，實在快活過神仙。

每逢星期天，裕和總是藉詞說有應酬就鑽到浴室去。

快近晌午，看看時間差不多，裕和便對老婆說聲我去也，駕著車噴起一條煙，像箭離弦一樣不見了。

踏進碧武里新拍路的一間浴室裡，裕和懶得看一看隔著玻璃的陳列室裡面的美女，便對領班說：“五十四號”。因為這是他叫熟了的。

只見領班哈著腰說：“五十四號已經有人叫了，正在二樓服務，老闆，可否稍等一下？”

“那就叫十六號吧！”

那位十六號浴女從陳列室走了出來，到角落裡拿了浴巾、肥皂便笑著領了裕和上二樓。

就在二樓的轉彎處，那位五十四號的浴女恰好走了下來，後面跟著一位小伙子，兩人正在搭訕著：

“你什麼時候再來喲？”

“你已經使我著迷了，我一定會再來的。”

聲音好熟好熟，裕和招頭一看，不覺呆住了，原來是他的兒子。萬料不到，他的兒子說要去游泳，卻游到這裡來了。這個世界真小，竟然在這裡碰頭。

“你怎麼到這裡來！這個地方是你來的地方嗎？”

“這個地方不可來，你又來幹啥？”

“你，你……我告訴你媽去！”裕和火冒起來。

“我，我也告訴我媽去。”

被兒子這一將，裕和倒抽了一口涼氣，改換了口氣，對兒子說：“以後不要來這裡，知道嗎？”說著挽著十六號上樓去了。

少海知道，這是一種互不告訴的默契，心裡卻笑了起來，“曼谷浴室多的是，不來東家去西家，愁什麼？”